

海上收藏世家

COLLECTORS IN SHANGHAI

郑 重◎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海上收藏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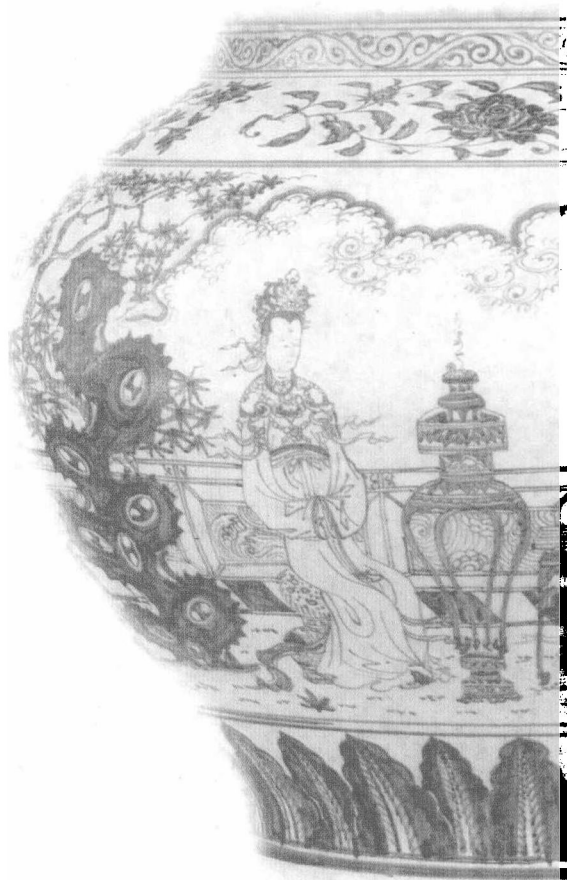
陳境名題



鄭重◎著

COLLECTORS IN SHANGHAI

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郑晓方
特邀编辑：张 雷
封面设计：程 钢
版面设计：周夏萍 许筱江
摄 影：汪雯梅
技术编辑：张伟群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收藏世家 / 郑重著.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4重印
ISBN 7-80678-003-3

I. 海... II. 郑... III. 收藏家—列传—上海市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8394 号

海上收藏世家

郑 重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地 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印 刷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1.75 插页80面 字数550千字
出版日期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4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2,501—4,000

ISBN 7-80678-003-3/K·2

定价：150.00元

序

上海博物馆具有等级藏品十二万件，参考品七十余万件，其中陶瓷、青铜、书画三大类的收藏均成体系。明代家具、历代钱币、古代玺印以及玉器、雕塑亦堪称精湛。这些藏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从民间征集的，其中有很重要的部分是收藏家或其后裔所捐赠。可以说，没有民间收藏，没有收藏家的捐赠，就没有今天的上海博物馆。

一个成功的收藏家，必须兼备雄厚的财力、锐利的眼力和顽强的毅力。而一位文物捐赠者，则更珍贵的是一种舍己为公的高尚品德。

郑重先生是文汇报资深的名记者，素有援笔成篇，写情万里，精思一隅之誉。为了能留住历史，我们于新千年初，商请先生执笔编著《海上收藏世家》一书，蒙其慨允，二年来，先生遍访藏家或其后裔，广泛收集文献史料，并对照实物，旁征博引，成此初集，可谓定意于笔，笔集成文，文具情显。此书之面世，必将洛阳纸贵。先生索文于我，聊赘数语以为序。

汪庆正

二〇〇二年国庆节于

上海博物馆

序

上海博物馆具有等级藏品十二万件，珍贵品七十余万件，其中陶瓷、青铜、书画三大类的收藏构成体系。明代傢俱、清代钱币、古代玺印以及玉器、雕塑亦堪称精湛。

这些藏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从民间征集来的，其中有很重要的部分是收藏家或民间商所捐赠。

可以说，没有民间收藏，没有收藏家的捐赠，就没有今天的上海博物馆。

一个成功的收藏家，必须兼备雄厚的财力、锐利的眼力和顽强的毅力。而一位文物捐赠者，则更可贵的是一种舍己为公的高尚品德。

郑重先生是文汇报资深的名记者，素有援笔成篇，字情万里，精思一隅三昧。为了铭记历史，我们于新千年初，商请先生执笔编著《上海收藏世家》一书，蒙郑慨允，二年来，先生遍访藏家或民间商，广泛收集文献。史料互对照实物，旁证性引，成书初集，可谓定意于笔，笔集成文，文具情显。此书之面世，必将流芳纸贵。先生掌文于我，聊赞数语以为序。

江渡正
2002年国庆节于
上海博物馆

目录

give in
give in 投降

give in

give away 送
give in
give away

give away

give away 送

give out

give out 发出

give off 发出

give up 放弃

give up 放弃

汪庆正序

- 001 大克鼎——从潘祖荫到潘达于
- 016 半壁江山过云楼——顾公雄与沈同樾及顾氏家族的书画收藏
- 028 常熟翁氏藏书的回归——从翁同龢到翁万戈
- 041 红顶房老板——周湘云和他的收藏
- 052 历尽沧桑商鞅方升——鉴藏家龚心铭、龚安东父子
- 059 珍惜那段曾经拥有的情缘——鉴藏家龚心钊、龚安英父女
- 065 庞莱臣：收藏甲东南
- 082 父子收藏家——丁福保和丁惠康
- 091 小校经阁主人刘晦之
- 107 仰止亭畔看落花——收藏家叶恭绰
- 119 陈光甫的特色收藏：外国金银币
- 123 钱镜塘：“我爱雪竹”
- 135 顾丽江的收藏：真、小、精、多
- 142 方寸之间天地宽——华笃安与流派印章
- 151 梅景书屋 梅花安在——画家、收藏家、鉴定家、词人吴湖帆
- 175 严惠宇：收藏以自娱
- 182 孙伯渊的碑帖鉴藏
- 197 藏书五世的铁琴铜剑楼
- 203 两塗轩主和他的收藏——菲律宾华侨首领庄万里
- 219 罗伯昭和钱币收藏群体
- 232 儒商的收藏精神——吴芳生的收藏给人的启示
- 243 孙煜峰：有收藏思想体系的收藏家
- 254 陈器成：收藏无悔

260	收藏道上两亲家——孙志飞、王亢元兼记姚念媛
277	版本目录学家潘景郑
293	云山看去天无尽——美籍华裔收藏家许张继英
301	孙鼎与周叔弢
310	暂得于己 快然自足——从胡惠春到范季融翁婿间收藏精神的传承
334	书画相伴度终生——刘靖基捐献古代书画的故事
346	陈梦家：物我合一的收藏境界
371	青铜泪坠如铅水——青铜器收藏家李荫轩
382	聚是他，散亦是——谭敬和他的收藏活动
390	施嘉幹和他收藏的现代钱币
399	戚叔玉：学者型的收藏家
406	顾恺时：偶然走上收藏之路
422	王南屏的遗愿：送“王安石”回家
430	四海无双木雁斋——鉴藏家张珩
443	薛贵笙的眼力
448	何东轩与吴王夫差盃
455	吴筹中：纸币收藏五十年
467	功利心太强的人成不了收藏家——陈萍谈收藏体会
474	杜维善：从古钱币上发现历史
494	藏富于生活——徐展堂的艺术收藏世界
507	图版

大克鼎

从潘祖荫到潘达于

每次去上海博物馆，我总要参观青铜器陈列室，到了青铜器陈列室，又总要看西周彝器大克鼎。这固然是因为鼎的体积之大，还有更重要的是鼎的造型之美。

它那微敛的口部，方方的唇，宽宽的沿，鼓出的腹部，大立耳，兽蹄足，气魄真是够雄浑厚重的了。再看它周身的纹饰，也透露出一种朴厚美，和它的造型浑为一体。从玉器纹饰演变过来的兽面纹，到这时已经完全变形，仅存双目和一些弯曲的条纹，装饰在颈部，那方方眼眶中的瞳仁，似乎在水灵灵地转动，这是不是异化了的生命？宽大的波曲纹，在它的腹部形成了带状与环状相结合的浮雕，有起有伏，连续反复，有着一一种活泼舒畅的律动感。还有那排列二十八行二百九十字的铭文，是少见的金文书法杰作。整体布局严谨，字迹端正质朴，行款纵横疏密有致，和鼎身纹饰风格脉脉相通。文物界的一代宗师徐森玉先生和它初次相见时也惊叹：“（大盂鼎与大克鼎）乃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美术考古学的珍贵资料，它们在学术上的价值，堪与毛公鼎、散氏盘和虢季子白盘媲美，若以小盂鼎、小克鼎与之相比，真有大巫小巫之别了。”

数千年时光的流逝，



潘达于像

给它披上了遍身斑驳的铜绿，但历史的烟尘封不住它散射的时代光环。铸刻的铭文告知我们：大克鼎的最初主人是克，西周孝王（距今两千八百多年）时的膳夫，专管周天子的饮食，属于“天官”。克的祖父师华父是周室重臣，辅弼王室，德厚功高。周天子感念师华父的功绩，就任命克为出传王命、入达下情的宫廷大臣。官职爵禄世袭，单传嫡长子、孙。克知道自己的一切都得之祖父的余荫，于是作了这个大鼎，用来祭祀祖父师华父。这铭文是周天子把土地赏给臣民的记录，对于西周的土地制度、社会制度的研究，都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我们应该感谢那位叫克的人，作为这件鼎的最初主人，为后人留下了这件集科学、历史、艺术于一身的古器，使我们知道了两千多年前的许多事情。我们更应该感谢珍藏这尊鼎的最后一位主人潘达于先生，她视大克鼎如生命，历尽劫难，终于把它保护起来，最后又把它送进文物殿堂——博物馆，完成了作为收藏家的最神圣的使命。

上海博物馆有着不忘旧德的传统风范，他们总是把大克鼎和潘达于的名字连在一起。

吴中贵潘

潘达于，一九〇三年三月出生在苏州，原姓丁，一九二三年十八岁时出嫁到潘家。因丈夫潘承镜早逝，为了掌管门户，守护家财的责任，改姓潘，名达于。

苏州潘家是大户，但分两族，一是大儒巷的“富潘”，族大，兄弟子侄众多，从事金融工作者多。一是钮家巷的“贵潘”，世代书香，曾出过状元、进士、探花、举人，代代有人在朝中做官。同治年间，李鸿章抚苏州时曾题赠一匾额曰：“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贵潘中最贵的是状元宰辅潘世恩，他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爵位蝉联，可谓“四朝元老”。

潘世恩就是潘达于的高祖父。

潘世恩（1770—1854），初名世辅，字槐堂，号芝轩，别署思补老人。清代苏州府吴县人。生于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770年1月17日）。传说，他出生前一天，他的祖父曾梦见一只玉麒麟自空而降，落于他家庭院里，随即化为婴儿。因而潘世恩小时候的字叫“麟”。

吴县潘氏祖籍安徽歙州。但先世为中原人，唐代有潘逢时为歙州刺史，“居官有惠政，秩满，父老攀留，遂家于歙”。明代，潘世恩六世祖潘促兰将家由歙州迁至苏州，落籍吴县。祖父潘冕为候选布政司理问。父亲潘奕基，字汝勤，寄籍杭州，为杭州府庠生。因屡举乡试不中，遂告归回

到苏州，购得临顿路钮家巷顾伊天旧居，读书养心。曾“手批《史记》、《汉书》、魏晋六朝以下文，亲授子孙，俾知文章源流。尤熟南宋朝野杂事，搜剔僻塞，往往证乾道、咸淳两志之失”，因而“当世目为文人”（《吴县志》卷六十六）。潘世恩的两位伯父：潘奕雱与潘奕藻都是进士。潘奕雱，字守愚，号榕皋，又号水云漫士。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官户部主事，进至四品卿衔。“嗜吟咏，尤擅书法”。道光十年（1830）逝世，享年九十一岁。潘奕藻，字思质，号畏堂。乾隆四十九年（1784）进士，官至刑部郎中，精通法律。与奕雱先后解组归田，时人方诸汉之二疏。



西周孝王大克鼎



大克鼎局部纹饰

潘世恩天资聪颖，器宇端凝。十六岁参加童子试时，终日端坐不离席。吴县知县李昶亭（字逢春）觉得很惊异，于是将他“拔置前列”，并出对云：“范文正以天下自任。”潘世恩立即应对云：“韩昌黎为百世之师。”李知县又云：“青云直上。”潘对云：“朱绂方来。”李知县赞叹不已，连连说道：“此童子将来必定富贵！”

后来，郡守胡世铨评其卷，曾有“安排作状元宰相”语。是年补诸生，就读于紫阳书院。乾隆五十七年（1792）中乡试举人。次年中癸丑科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礼部侍郎，工部、户部、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道光十五年（1835），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东阁大学士。道光十八年（1838），晋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子太保、太傅衔。

潘世恩一生做官长达五十年，其中为清宣宗（即道光皇帝）宰相近二十年。道光皇帝两度离京谒东陵，都命潘世恩留京代朝。当时就有人评论他“中外不相称其业”，政绩上无多大建树，其实，他还是极力支持林则徐禁烟运动的。

潘世恩学识渊博，他毕竟是状元及第。嘉庆时，他曾参加《四库全书》编纂和缮办工作，曾继任《四库全书》总裁、《文颖》馆总裁，负责《全唐文》的缮刊。他前后“典会试四（次），典顺天试二（次），浙江试一（次），试学云南、浙江、江西各一（次），分校会试一（次），教习庶吉士五（次），殿廷考第文字，无役不从。经筵日讲各馆之属，所领职年

除岁考，以数十计”。充上书房总师傅，翰林院掌院学士。嘉庆十九年（1814）六月至道光七年（1827）四月，潘世恩归家先丁母忧，后又养父终老及丁父忧。在这十三年间，他遍读群书，“尝取周文至李二曲四十三家之言，撷精揽要”，著成《正学编》一卷，《读史镜古编》三十二卷。其诗文“敦厚温柔，深得唐人三昧”（潘焕龙《卧园诗话》），卓然成家。陶梁曾说过：“公所作纪遇、怀人、咏物诸什，早已略窥涯涘、私心谓公禀赋既殊，种福尤厚，庞鸿纯固之气，溢为词章，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如张云在霄，舒卷自如，以拟李（白）杜（甫）光焰，燕洪河足，方轨齐轸。”（符葆森《国朝正雅集》）著作有《熙朝宰辅录》二卷，《思补斋笔记》八卷，多为自叙生平，有类英和的《恩福堂笔记》，此外还有《思补斋诗集》六卷，《有真意斋文》一卷，《读史随笔》、《清暑随笔》。苏州博物馆还藏有《潘世恩日记》（道光十八年正月至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稿本。潘世恩亦善书法，书学赵孟頫圆润秀发，兼具灵性之态。一度曾仿效乾隆帝承平富丽的书迹。及至晚年，力变原先平稳温雅风格。

潘世恩第宅有“凤池亭”、“虬翠居”、“梅花楼”、“凝香径”、“篷壶小隐”、“玉泉”、“先得月处”、“烟波画船”、“绿荫榭”诸胜。其子潘曾沂曾绘有《临顿新居图》，石韞玉、朱绶都撰有记。其故居保存尚好，现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潘世恩有五个儿子：长子潘曾沂，字功甫，嘉庆二十一年（1816）举人，官至内阁中书、议叙光禄寺署正。好藏书，善绘图画。二子潘曾猷，早逝。三子潘曾莹（1808—1878），字申甫，别字星斋。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咸丰间官至吏部左侍郎。学有根底，长于史学；工书画；收藏书画甚富，尤精品鉴。四子潘曾绶，道光二十年（1840）举人，官至内阁侍读，曾赏戴花翎；博学多识。五子潘曾玮（或作四子），字季玉，号玉沚。以荫生官道员，由太常博士补刑部郎中。太平天国时，曾在苏州督办团练，协济军饷。光绪间卒，终年六十八岁。潘世恩的五个女儿，全都嫁汪姓女婿，亦为一奇事。

世恩有位堂兄潘世璜，其父亲就是潘奕隼。潘奕隼为潘冕的长子，他还有两个弟弟奕藻和奕基。奕基即是潘世恩的父亲。在撰写关于潘景郑的收藏一文中，笔者对潘奕隼作过介绍，他会试的考试卷子做得相当出色，颇受主考的赏识，在呈送殿试的十份卷子中，他的卷子列为第七名，很有可能问鼎夺魁。结果因“得信迟误”，潘奕隼没有按时到保和殿参加“御试”，因而改授内阁中书。嗣后，刘文正在众官面前与潘奕隼开玩笑说：“他是天子呼来不上船的人。”乾隆五十一年（1786），典试贵州，不久升为户部贵州司主事，旋即归故里，不复再出。与黄丕烈、袁寿阶等优游林下，赏书品画，唱和酬答。他“嗜吟咏”，“论诗原本风雅，得于性灵为

多”。又擅长书法，“自少至老，日习数百字以为常”，归田后名声日高，“求者得片纸辄藏弃之”。喜爱藏书，所藏书著录于《三松堂书目》。

潘世璜以孝顺著名乡里。父亲潘奕隽是个近视眼，当时还不兴戴眼镜，所以行动很不方便；晚年，又耳聋重听；而且有早起的习惯。继母逝世后，潘世璜即担当起服侍父亲的重任，为父亲洗脸洗脚，只要父亲“有所需，必在侧”，影形不离。春秋季节，他还搀扶着父亲长谈，毫无倦容，直到父亲上床就寝，然后才退出。二十年如一日，毫不懈怠。继母逝世，潘世璜丁忧回家，从此不复再出，因之在政治上无所立言建树。但他是一位值得令人尊敬的人。

潘世恩是享受清朝皇恩最多的人。别的不说，八十岁生日时，道光皇帝亲自写大“寿”字，“三朝耆硕”额和“望重三公资燮理，祥开八秩衍期颐”联，以及珍绮等件。同时赏赐给孙子潘祖荫举人，“准其一体会试”。咸丰二年（1852）壬子科乡试时，因潘世恩是乾隆壬子科举人，咸丰帝同意他参加顺天府“鹿鸣筵宴”，并谕曰：“致仕大学士潘世恩历事四朝，洊登揆席，嘉谟硕学，望重纶扉。前于道光三十年间，因老叠次乞休……赏食全俸，令其在京就养。现在年逾八秩，重遇鹿鸣，洵为熙朝人瑞！”翌年癸丑科会试，因潘世恩是乾隆癸丑科状元，再次参加礼部的“恩荣筵宴”，咸丰帝亲手御书“琼林人瑞”匾额；同时赏给其孙子潘祖同举人（潘景郑的祖父），准许一起参加会试。



大克鼎局部纹饰

收藏传家

潘氏家族在潘世恩之后，最有名的就是潘祖荫了。

潘祖荫（1830—1890），曾绶子。字伯寅，号郑盦，小字凤笙。清代苏州府吴县人。状元宰辅潘世恩之孙。其父潘曾绶，字绂庭。道光举人，官至内阁侍读，封光禄大夫，年未艾致仕，卒赠三品卿衔。

潘祖荫从小颖异机灵，祖父特别喜欢。十九岁时，因祖父八十岁赐寿恩赏举人。二十一岁考取国子监学正学录。二十三岁中咸丰二年（1852）壬子科会试第九名，殿试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累迁侍读学士，除大理少卿。同治时，历任光禄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工部右侍郎、南书房行走。光绪元年（1875），授大理寺卿，补礼部右侍郎，晋任刑部、工部尚书，官至军机大臣。

潘祖荫“学问渊通，才猷练达”，“叠索文衡，洊升卿贰（《清史列传》卷五十八）”。他曾典乡试阅卷十三次，会试复试、朝考、散馆阅卷各七次，殿试读卷四次，考试试差、优贡朝考阅卷各四次，拔贡朝考阅卷二次，考试御史阅卷六次。考试学正、学录、汉荫生阅卷各一次，考试汉教



潘祖荫画像

习阅卷二次，考试孝廉方正阅卷五次，考试誊录阅卷三次，还任过多次武科主考官。范围之广（全）、次数之多，在历代官吏中是罕见的。一生中担任过许多有关文职的官，国史馆协修、实录馆纂修、功臣馆纂修、咸安堂总裁、文渊阁校理、日讲起居注官、国子监祭酒、会典馆副总裁，等等。曾主持纂修过《治平宝鉴》、《艺文备览》、《穆宗毅皇帝全集》、《穆宗毅皇帝实录圣训》等书。

潘祖荫秉性直爽，敢于直谏，不计祸福。“自入翰林，遇事敢言，飙举锋发，不顾忌讳”。曾请诛媚夷辱国的粤东督抚，请“暴诸夷罪状，力主战议”，请诛清河失守之河督庚长、广德失御的提督周天受、江浙失守的统兵

大员张玉良、李定太及逃官张玉藻等，请严劾太原镇总兵田在田。潘祖荫对有识之士也敢鼎力荐保。咸丰十年（1860）三月，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中襄理军务颇受器重。当时，左宗棠尚未发达，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府中做师爷。为骆秉章言听计从的左宗棠，是一个恃才傲世的人物，监司大员向骆秉章有事相秉，骆让他们向左师爷请示，他也就当仁不让，隐操湖南政柄，甚至代拟的奏折不经骆秉章过目就直接向朝廷拜发。而左宗棠的功名不过是个举人。永州镇总兵、署理提督樊燮谒骆秉章，骆命他去见左师爷，樊燮只好去见，但未向左宗棠请安。左厉声喝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燮曰：“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怒益急，起欲以脚蹴之，大呵斥曰：“忘（王）八蛋，滚出去！”燮亦愠疾而退。未几，即有燮革职回籍之旨。樊燮回到老家，书“忘（王）八蛋，滚出去”六字木牌，置于祖宗神龛之下，又为儿子延请名师，规定儿子穿女子衣裤，“考中秀才进学，脱女外服；中举人脱女内服，方与左宗棠功名相等。中进士点翰林，则焚吾所树六字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他的儿子樊增祥果然发奋读书，光绪三年中进士，授庶吉士，成为晚清大名士，又官居江宁布政使，署理两江总督（此事见刘成禺《世载堂杂记》）。

左宗棠的举动犯了官场的众怒。有人上奏弹劾，朝廷命湖广总督官文密查，如确有不法事情，可以就地正法。肃顺将事情告诉门客高心夔，

高又告诉湖南名士王闿运，王告诉翰林院编修郭嵩焘，郭嵩焘即与同值南书房潘祖荫商量，潘祖荫三次上疏密保，说明左宗棠为人诬陷、并荐其能，“于地形厄塞险要，了如指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肃顺也说：“人才难得，自当爱惜。”加上胡翼林、曾国藩也纷纷保荐，左宗棠因此获起用，随同曾国藩襄理军务，后独领一军，并成为“同治中兴”之名臣。

后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在陕西访得大孟鼎，这时又想起老朋友、恩人潘祖荫，他知道潘祖荫对青铜器爱之如命，即命主管西征粮台的袁保恒购下赠送潘祖荫。大孟鼎自道光初年出土后，在研究金石彝器的学者中被视为难得一睹的宝物，腹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极有史料价值。然而潘祖荫疑为赝品，对接这份礼物犹豫不决，所以左宗棠在给袁保恒的信中说：“孟鼎拓本细玩定非赝品，伯寅侍郎疑为不类……弟意宝物出土，显晦各有其时，孟鼎既不为伯寅所赏，未宜强之，盍留之关中书院，以俟后人鉴别。”次年，潘祖荫改变了主意，亟欲得孟鼎，左宗棠立即安排保恒将大孟鼎运往北京，这是左、潘友谊中的一段佳话。潘祖荫获得大孟鼎后，请金石家王石经篆刻了“伯寅宝藏第一”的巨印，以表达欣喜自得的心情。

清王朝因受农民起义和列强入侵的打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潘祖荫为寻求巩固统治的良方费尽心机，曾上疏拯救之策和团练章程。咸丰十一年（1861），他提出“勤圣学”、“求人才”、“整军务”、“裕仓储”、“通钱法”等建议，他认为应该让“在廷大小诸臣，各抒所见，各举所知，广开言路，毋拘常例。果有学识超群、名实兼副者，破格录用”（《清史列传》卷五十八）。他还提出“免各省之钱粮，以苏民困；汰厘捐之名目，以纾民力；严行军之纪律，以拯民生；广乡会之中额，以收士心”等时务事。自宋元以来，吴地赋税最重，苏、松、太尤甚。同治二年（1863）四月，潘祖荫上疏请减江苏赋额，得旨允行，“千载积痛，一朝而起，四郡欢跃，额手皇仁”（《潘文勤公墓志铭》）。光绪七年（1881）中俄《伊犁条约》签订，潘祖荫等条陈善后策：练兵、简器、开矿、造船、筹饷等五事。光绪十六年（1890）六月，顺天府二十四个县遭水灾，他与府尹陈彝筹放义赈，疏请择地添设粥厂，以便附近灾民就食；此后，又因“饥民众多，转瞬严寒，生路更窘”，奏请给米拨银，添设粥厂。是年十月，潘祖荫患病，但仍忙于拯灾，还疏请拨银，以备灾民越冬。不久因病情加重请假，仅三天即去世。当定动色，再降德音，卒谥文勤。

潘祖荫才识高卓，办事干练、勤快，“遇事理解，批牍答简，运笔如风，无不洞中利弊”（《潘文勤公墓志铭》，下同）。任刑部、工部尚书时，“积年百废俱举，官吏秉成，严而不苛”。他为人谦恭，遍交天下士。他爱惜人才，取士不限一格，“有一技之长，终身言之不去口”；“其主文也，



大克鼎铭文局部

务得魁奇、沉博之士”。

潘祖荫自幼涉猎百家，精通经史。“文藻艳发，兼工诗词”、“夙治《说文》，耽嗜汉学”。工书法，其作品为人视为珍贵收藏。他是位金石、文字学家，闻有彝器出土，他则“倾囊购之，至罄衣物不恤”，所得有史颂鼎、孟鼎、克鼎等，都是稀世无价之宝。大克鼎是光绪十五年在陕西宝鸡县渭水南岸出土，潘祖荫以重金购之，在此之前，他已得西周史颂鼎、大孟鼎，三宝镇家，潘氏自然高兴。直隶总督端方，曾向潘逼诱出让，终未能如愿。潘祖荫曾辑有《攀古楼金石款识》二卷。他又是位刻书、藏书家。曾刻书近百种，所藏图书、金石之富，甲于吴下，闻名南北。藏书室名有“滂喜斋”、“八求精堂”、“攀古楼”、“澄怀堂”、“金石录十卷人家”等。收藏中罕见珍物有：宋刻《金石录》十卷、宋刻《白氏文集》残本、《后村先生集》残本、《葛归愚集》、《淮海居士长短句》、北宋本《公羊春秋何氏注》，还有《儒林外史》手写本等。他每得一书，必加评释，著成《滂喜斋读书记》二卷，《滂喜斋宋元本书目》一卷，曾刊有《滂喜斋丛书》、《功顺堂丛书》。

关于大克鼎出土的时间，博物馆陈列时曾标明：“一八九〇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中国大百科全书，各种金石学著作都沿此说，姚芳藻在《古鼎悲欢录》一文中亦称“大克鼎一八九〇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被天津柯氏购得，他（潘祖荫）再从柯氏那里重金购买来的”，罗振玉在其撰写的《贞松堂集古遗文》“克鼎”条，记载了琉璃厂商人赵信臣的：“此器实出岐山县法门寺之任村任姓家”，他本人“常为潘文勤公（潘祖荫）亲至任村购器。”这话是赵信臣告诉罗振玉的。今人姜鸣则认为：潘祖荫本人死于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十二月，如果克鼎出土于一八九〇年，从出土、转手、再转手到北京为潘祖荫所得，实为不可能。姜氏的论证两条资料，一是《潘祖荫年谱》光绪十五条下明确记载着：“是年得善夫克鼎，大几于孟鼎埒……先属李仲约侍郎文田及门下士之同好者皆为释文。”此谱是在潘祖荫逝世后不久由其弟潘祖年撰编，当为可信。另一条是《西周大克鼎金文拓片挂轴》，由李文田亲笔撰写的释文并跋语：“郑奁太保得周克鼎，命文田读之，今以意属读而已，经文荒落，知无当也。光绪十五年五月顺德李文田识。”在李文田释文右侧，还有民国学者马衡的题跋：“克鼎出土于宝鸡县渭水南岸，大小与孟鼎相若，二器并为潘伯寅所藏而此尤晚出。此本李芍农释文乃系未剔时稿，墨本则较清晰，盖为光绪十五年事……”姜鸣的发现，对大克鼎出土年代是以匡正视听。姜氏治学严谨，实堪敬佩，值得记功一等。

潘达于捐献给上海博物馆的大克鼎、大孟鼎，即是继承潘祖荫的收藏。

挑起历史赋予的保护重任

潘祖荫没有子女，由其弟祖年的儿子过继给他，作为嗣子，不料两个孩子先后立嗣都早殇。这样，潘祖年除了两个女儿，也就没有儿子了。大女儿嫁到吴江同里徐家，次女潘静淑嫁给画家吴湖帆。潘祖荫在京都逝世，遗产就由其弟祖年全权处理。

潘祖年表字仲午，比兄潘祖荫小十四岁。祖荫逝世后，嫂夫人曾住苏州，因生活不习惯又回京居住。嫂夫人去世后，祖年赴京料理后事，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当他到京时，已经耽搁了一月。潘祖荫收藏文物已被偷盗，光是宋版书缺首卷的就不少。处理好善后，潘祖年将文物书籍装船运回苏州。铜器中即有著名的大孟鼎和大克鼎。潘祖年对家藏文物把得极严。定下了“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规矩。潘祖年逝世后，潘达于就挑起保护家藏文物重担。

潘达于保护克、孟两鼎的传说，我久有所闻，可是总感觉上那似乎是前朝遗事，和我们相去已经很远很远了。

由于是这样的家族所藏器，人们对这些大鼎都带有高贵而神秘的感觉。一九九四年的岁尾，我带着景仰而有些神秘的心情来到上海高安路口的那座高层建筑，走进一个普通家庭居室。一位普通老人出现在我的面前时，传说中的潘达于一下子变得崇高起来。虽是八八老人，步履还稳健，神情开朗，谈笑中透露她那种拿得起、放得下的博大气度。只是她那瘦小的身材，和沉重庞大的大克鼎形成鲜明的对比，使我无法相信就是她挑起了历史赋予的保护克、孟两鼎的重任。

在这里，就大克鼎的保藏与捐献，我和老人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访谈。

郑：能否请你谈谈初到潘家的情况？

潘：我小时候没上过学，只是自己留心，粗识一些文字。我十八岁出嫁到潘家。我丈夫潘承镜，表字蓉士，是潘世恩第三个儿子的后代，也叫“老三房”的后代，也就是祖年公的孙子，过嗣给祖荫公为孙子，



大克鼎铭文局部



年轻的潘达于和她的姐姐在一起

兼祧两家香烟。谁料他和我结婚三个月就去世，没有留下子息。这在潘氏族中也是怪事，嗣进一个就死一个，都是未成年或是没有子息就亡故。传统说法都认为这是家中的收藏带来阴气太重，无法承受。祖年公善解人意，很能体谅我的处境，决定不再嗣孙，否则我这寡孙媳今后在家难以做人。当然立嗣是件大事，不能不解决，就由我出面，替先夫蓉土立嗣子。可是嗣进不久还是夭折了，决定再嗣，嗣进家懋。家懋又名德斋。日后长成，担任苏州中学老师，生儿育女，传续潘家香火。

丈夫去世时我十九岁，家中就只有祖父、祖母和我三人，冷清得很。不过有祖父在，家里有主心骨。哪料到第二年刚过新年，祖父也去世。祖父棺材上的子孙钉，按规矩要子孙来敲，家懋当时才四岁，是让人把着小手作个样子尽了礼仪。

祖父去世后，我从此不得不挑起侍奉祖母、抚养幼小子女、掌管门户、守护家财的责任。我们老小四代四口，在深宅大院里冷冷清清过日子。又过了七年，到了我二十七岁上，祖母也去世，我身边只有家懋、家华一双子女（老人指指坐在身边的女儿）。家华是我姐姐丁燮柔、姐夫潘博山的女儿，后过继给我的。

郑：家中到底有多少文物，又都放在哪里，你当时心中有数吗？你知道这些文物的历史价值吗？



潘达于初到潘家时在宅内花园中的留影

潘：当时子女幼小，孤儿寡母守着大量文物财宝，确实让我心事重重。我知道这些都是几百年、几千年来朝朝代代留下来的珍品，现今都在我家藏着，一定要想办法管好，有点闪失就对不起祖宗。至于藏品的总数，我也不大清楚。当时借住在苏州城里南石子街“老二房”的旧宅里，光铜器就放满了一大间，另有一大间全放古籍和字画卷轴。这么多东西，我自己没有能力去清点整理。但也不许让外人来过手。